

春秋家說卷三下

船山遺書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定公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割戊辰之前以君昭公正戊辰之始以君定公春秋之義例魯人之情意如之有憚而託乎禮三者合也意如無憚則魯人不得以暢其情魯無其情則春秋不得以存其義故知禮者先王束不肖于義而盡人之情也凡民之所暢君子之所存不肖者弗敢異焉然則夫禮者雖不肖之情莫之或違也不然孰迫之憚而必遵此哉祭仲之心乎嫡也叔武之未忍

于君兄也甯殖之死而不忘悔也其情亦可反之正矣而國安于無禮無以約之則不足以生其憚心不肖者冥行自是而國人習焉于是而聖人莫能爲之例鄭儀衛剽與出奔者而竝稱君衛叔武非喪而稱子生死存亡一彼一此無義之例聖人弗能正也故凡民之所習不肖者之所憚君子之所正相須而後成乎典禮義不詘矣公子宋逆喪于乾侯其猶授受也五日而殯殯而踐阼其猶顧命也季氏不純乎賊矣故治賊者嚴竊賊者辯竊不辯治不得嚴驅季氏以等于祭仲元咺孫林父之刑彼何憚而不早爲其已甚者與文虧則求之質質虧則求之文文質兩無

可原而後刑之不貫魯人有情質未澆也意如有憚文未害也子曰我愛其禮禮在而成之不忍訕也文以畱情質亡于一時而存于後世聖人猶且愛之豈徒愛其文哉愛其欲暢之情有憚之志也無庸深求之矣

觀諸療者非固療也適有所因炁氣乘之拙工爲之診曰此他日之必療者也遽而攻之攻于所已病而助病力之未逮攻于所未病而導病以入五攻五入病周乎藏于是乎而療成拙工固曰吾信他日之必療豈妄也哉忌其爲毒而攻之攻而必得其不勝故忌療者恆得療忌敵者恆得敵忌亡者恆得亡吳之通晉而叛楚因爲晉而窺楚未

能如楚何也晉之請已勤姑試之州來浮動之吳也奚其
必楚療哉楚于是而殫力以事吳抵乎闔廬之七年兵加
于吳者七吳固不勤于伐楚楚自勤于伐吳吳一伐楚而
君死原野楚七伐吳而敗者六長岸不勝雞父燔卒于舒
鳩氏之誘未浹兩歲而入郢之禍烈夫破楚者誠吳也雖
然吳奚有破楚之志哉一伐再伐殫于七伐楚未嘗不胸
也是楚召吳驕吳堅吳以貿吳而一往不返不可禦矣吳
其如楚何哉憂之如無憂謀之如無謀爭之以不爭防之
以無所防曹丕曰囚權于江錮亮于山誠哉其審于敵也
而吳蜀不能爲魏療矣楚昭王之反也吳怨酷矣置吳以

授越而不夾越以攻吳故越爲楚滅吳而終蘊于楚側嬰
齊建之不逮此況囊瓦之區區者乎嗚呼夷狄非吾瘵也
師一舉而地一喪再舉而地再喪五六舉而天下隨之無
曹丕楚昭之知不瘵以死者幾何邪

有拾仁無拾義有拾地無拾人仁人心也拾而固保之則
仁歸之因心之不遠也義制也非我制之天下之制無有
于己而終不制也地從人者也偶從之因而保之或欲與
爭而抑難矣人不相從者也彼失之不必此之得之拾而
得之如搏沙之不能須臾也晉定公之爲君范鞅荀寅之
爲政召陵之大義召陵之大眾介然拾而用之春秋紀諸

侯大會于召陵而終之曰侵楚猶以一綸之絲束千株之
條枚而寘諸獨輪之上也侵楚者拾義者也楚有可侵之
義而晉拾之晉固無侵楚之義于懷而抑不能灼然持之
以侵楚也蔡曰楚可侵諸侯曰楚可侵弗已而侵之楚自
詒侵而晉何有焉十八國之諸侯集而晉主之者拾人也
楚遺陳蔡鄭許頓胡于四達之衢而莫之收晉乃淡然相
遭而拾之齊魯宋衛曹莒滕薛杞邾乍驚其拾之眾弗已
而從之乃諸國者固無依晉之心晉亦固無收諸國之志
也合而會會已而離不謀其來不保其往旋拾之而旋失
之晉亦不戚戚焉嗚呼使義而可拾也則商紂之世人得

爲天子也使人而可拾也則陳涉之戍卒翟讓李密之飢民足以定天下于俄頃矣且夫拾義拾人者之奚但無成哉拾義而義不保之乃以恤廢于義而益保利拾人而人不保之天下益以知其無能爲主而離矣故荀寅之貪至召陵而劇晉之失伯至召陵而不可救也春秋之書此猶以一綸之絲束千株之條枚寘之獨輪之上傳曰化工賦像情不得遜徵矣

無小國則大國孤立大國孤立則相逼而互以相亡故君子治三代之衰尤爲小國念也小國之羸則旣不足以自存矣于是因人以存又不必因者之可怙也怙非其怙猶

免于亡君子之所弗責怙似可與怙怙之以亡君子之所
弗嘉夫鹵莽而毆入于人無甯延旦夕以有冀小國不獲
已之謀也毆使之動而以亡無甯置之而猶存大國不獲
已而亦以甯小也一動焉一招焉一毆焉一若有怙而果
不可怙昔之尙爲冠帶之倫者今陸渙而受□□□□
猶且曰慕義義其以亡人之國者乎頓胡沈許之戴楚也
小國之逆伯者之恥也乃其以戴楚故而不趣亡于楚則
猶守先王之侯服崇明祀以待王者之興也嗚呼蔡一動
晉一招動之弗動招之不前而疾爲沈矣動之動招之至
而終爲頓胡許矣沈亡之後二歲而許亡又八歲而頓亡

又閱歲而胡亡胡亡之踰年而蔡以圍于楚夫此諸小國者從未嘗一執玉于晉廷者也晉無此諸國而諸國存諸國一有晉而諸國速滅然則卽不執玉于晉之廷而何莫非三代之提封邪四國毆亡而陳蔡不立陳蔡不立而中原解中原解而七國孤七國孤而必并于一以亡三代之所以訖七國之所以魚爛而終此禍之不爽于遠者也陳蔡頓胡許一受命于晉而齊魯鄭衛之去晉也如驚得小而喪大得名而喪實此禍之不爽于近者也周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貢保人以自甯也晉定之爲君士鞅荀寅之爲政而大會天下于召陵君子之所深爲天

下念也

俘人之君甚矣甚其無忌而爲之也襄昭以前滅人之國者不及其君猶有忌也楚之以蔡獻舞□之亂□也晉之以潞嬰兒伯之治□也□之亂□固無所忌伯之治□固可弗忌也均爲分土之諸侯俘其君將臣僕之以加人者人得而加之當其淫以逞而不知忌夫豈有人之心哉蔡以之加于沈鄭以之加于許宋以之加于曹魯以之加于邾國失其所以爲國君失其所以爲君不相毆以亡而不得矣且夫勢果有定乎哉俄頃之勢而乘之以爲名天下之至賤而安忍者莫是過也沈一不會于召陵

而疾被俘殺召陵以前新城以後蔡之宜得俘殺者百年
而以責沈于一旦曰吾有名而固有義也所爲至賤而安
忍者也故滅人之國貪也俘殺人之君忍也貪者吾將懲
之以仁可使勿貪忍者吾將懲之以義不可使無忍苟忍
而襲義以爲名卽有名矣有名而義不得施其懲故君子
甚惡夫安忍而蹈乎至賤無從而救之也孟子曰今惡死
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俘人之君者當之

庚辰吳入楚

當從公穀

曰言吳以免蔡也柏舉之戰蔡爲之郢

之入非蔡爲之也不許吳之入楚故曰言吳免蔡以專乎
吳不許吳之入楚非不許蔡之入楚也吳入楚而楚他日

報怨于蔡楚非所報而蔡徒得怨蔡徒得怨則使蔡與于
入楚之役蔡且免于報矣非我類者喜怒不可以理求苟
可以彊而彊非我罪苟可以彊而終以彊懾之彼且懾焉
然則蔡猛于戰楚而憚于入楚吳專其咎而蔡免蔡之不
足以自免始于此矣楚之彊無有大折之者大折之以入
郢之衄蔡又憚而不與吳終其事君子之所大閔故詞免
而實不免惜乎楚之大衄授之吳而成其惡斬之蔡而不
竟其功也蓋蔡之憚楚久矣志憚而實憚之實憚而名亦
憚之蔡固以宗周視楚戰之者不勝其一旦之忿焉耳忿
已事裂而慝然不居天下之不勇于義者非義之不能爲

勇也一旦之忿不惜其素所宗周視者遽引封豕長蛇以相攻蔡固不義苟襲義而義亦餒也忿實也義名也非所據而據非所困而困楚得以爭曲直于吳而蔡爲怨府故無實而奄其名神守先喪而敗隨之蔡惡敢毅然以入楚不敢入楚而又惡得免于敗亡邪故蔡之惡然不居取怨之招也

屬人爲與而委怨于人未有不失人者也故妬之二曰包有魚不利賓象曰義不及賓也義不及賓而委之賓是委義也賓本無魚而委之魚魚在賓矣魚不及賓而我及之賓不固獲魚而魚不固怨賓是委賓以魚而委義于賓矣

義之所不及者利之所違身任天下者雖欲不慷慨自任而不能義吾義也利吾利也怨吾怨也未見怨之可委者也晉失諸侯鄭首叛之然則治鄭者舍晉其誰任哉晉任之然後與諸侯圖之晉不忌鄭怨而以爲功諸侯不邀鄭功而安于無怨伯者之以屬諸侯糾天下固非此而不得晉之不能而委討鄭于魯則何如勿討之爲得乎魯能服鄭則魯不必晉而可以逞于諸侯鄭將蠱魯以亢晉晉無庸矣魯不能服鄭則魯之不利晉之不利也魯小損其實而晉大喪其名晉無幸矣魯無固爭鄭之心薄伐于鄭而鄭不固怨魯方責鄭之親晉鄭方覬魯之合齊兵加之而

不怨魯意且釋而鄭是聽晉不能必魯之不叛而況鄭乎
魯弗固怨鄭鄭弗固怨魯無故而激人以相怨魯且自喪
其所謂而怨晉之嗾已晉無辭也嗚呼委怨于人者人之
力且窮人之憤且平人之相酬也亦藉手以告無過進不
能爲之圖功退不能爲之任禍故魯一侵鄭再侵齊齊鄭
益急魯以蠱魯而魯長舍晉以束合矣故知委怨于人之
失人義之所違卽利之所窮也晉嘗失鄭矣鄭移禍于宋
晉不使宋當鄭而自任之悼公之所以服鄭也晉嘗失齊
矣齊移禍于魯晉不使魯當齊而自任之平公之所以下
齊也服鄭而宋益親下齊而魯益固悼平之伯伯之微者

也而自任也且然況桓文之盛乎晉委鄭于魯乃以委魯
于鄭諸侯之兵競起而散非固委之人抑未能收之也
觀其表知其裏可以喻天下之心觀其行知其志可以測
君子之權故魯之侵鄭非競鄭也魯之侵齊非競齊也奚
以諗其然也侵者無意之兵也公羊子曰犝者曰侵精者
曰伐精云者壯也犝云者淺也魯無怨于鄭而抑不覲利
以興兵故不壯于競鄭齊臨魯以兵而實覲合于魯魯知
其故而無深怨故不壯于競齊淺用其師以動之不執罪
名不叩國都姑以侵焉可以釋則釋矣是以踰二年而平
齊又踰年而平鄭聊以瓦之會謝晉而終于無競故鄭齊

之師不得信之爲競也弗察其中情而信其表之競爲愚而已矣夫君子將許之乎曰絲君子之許魯以平齊知其許魯以平鄭矣奚以諗其然也十年春魯及齊平夏會于夾谷孔子相諾其甲車三百乘之從受其歸田之謝是以知君子之志也書及齊平無貶詞書及鄭平抑無貶詞是以知君子之許平齊以平鄭也諸侯之從王也受命于天其從伯也受命于天從伯之受命于天何也小役大弱役彊天也彊弱無恆勢從違無恆理昔之彊者而弱昔之從者而違天有革命而人奚得不從哉天命以從伯勢以成乎理也天命以從王理以成乎分也勢不可爲典要分不